

T 1911/02237 (1)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劉湏溪點校莊子口義序

太史公傳蒙莊以爲子西

子同時今觀其書所載魏

莊事魏莊即子西子所見梁

惠王太史公傳甚信然其書

又載莊子見魯哀公魯哀

序

公生春秋之末也而孔子時  
則莊子又與孔子同遊  
於魯其言以前後舛錯若此  
其為後人所竄入無疑故  
其為書者所謂汪洋濶厲  
者毋論第其間有可解者

有不可解者有不得不解  
者有不必解者在讀者會  
其意則可雖然莊子自稱其  
書和以天倪日以曼衍吾安知  
其所謂魏也魯也哀者非  
詭其跡而曼衍其辭者耶

吾安知其可解者之非不  
可解不必解者耶吾安知  
其非支離遁世而寂然自  
混於堅白異同之流者耶  
解之者自向秀而下無慮  
數十家惟宋林慮齊氏

以義頗著於近代然句

而訂之山子而釋之恐非

莊子曼衍謬悠之意求其

隱約連綴深中肯綮則宋劉

湏溪氏為最善右兩山家者即

使蒙叢以杜復生直可與之印

証矣

武進徐常士口撰



莊子部注序

注莊子者鄙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奧淵深  
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  
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燭火  
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嫵  
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累：爭憐未已  
也近世金陵焦弱侯並行老莊翼蓋全收鄙注  
而翦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去諸家

而單宗部氏迴頭一顧六宮無色昔人云非部  
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部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  
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部氏竊之更注  
稭水至樂篇遂以名已然未可知今人知部  
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  
變掩戶日讀莊文部注沈面濡首廢應甬者幾  
兩月嗣遂如痴如狂不復與家人忤尔遂不與  
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就冰釋

然則莊文部注其佛法之先驅耶

乙巳九月朔自長溪還拙園舟過南官蕩真實  
居士馮夢禎開之父題



南華經小序

余始有事於南華而彙集諸家評點擇其最以  
從偶語與友人凌君寔氏渠教掌謂余曰莊子  
一書久爾沉錮如果一新誠為快舉笑竊怪批  
點立都濫觴堪為識者鄙先祖以棟家藏有劉  
涇溪抄本此亦海內罕覩者當出篋以示余因  
得是集如獲百朋既而細閱諸解唯晉郭子玄  
首出并菴先生嘗有非郭注莊寔莊註郭之語

則子玄已久膾炙人口矣茲不可不載者第千  
百立之下恒以臆見懸揣千百立之上恐讀莊  
子不易而讀子玄書亦不易耳唯得鄧解劉評  
而莊之微既闡矣自兩家而下更有吳龍王元  
美其評隲南華猶未行立故并著之而諸家評  
釋標為某曰某曰附之首云

吳興沈汝紳薦卿父撰并書

南華經總評

王介甫曰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  
有所寓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  
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

李性學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  
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  
之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  
稷之變

陳君舉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  
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  
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  
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立之士  
其孰能之

王元澤曰莊子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  
將以去其昏，而易之以昭，此歸根復命  
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  
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  
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  
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  
應則駕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  
意則忘象得象則忘言此亦莊子之意有冀  
於世也

又曰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  
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  
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  
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  
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遠時不同而  
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  
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楊用脩曰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

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  
鬼變幻要不可闕古今文字每奇之顧其字  
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  
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  
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  
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遠河如  
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  
者或敷演清譚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湯

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又曰申子卑之施之以名實莊子宏遠剖之以道德讀其內外篇無非闡其陰陽極其玄冥吾舉其偏以槩其全則曰翱翔于無為之側逍遙乎廣莫之野近之矣蔽之矣然則莊子之與申子可同日道哉

又曰逍遙遊莊生一生得力處

凌季默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僊下世啖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

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王元美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楊升菴題劉涓子小引

廬陵劉辰翁諱孟跡涓子唐詩集及李杜蘇黃大家皆有批點又有批評三子以義及點校史漢五說新語士林服其賞鑒之精博然不知其節竹之高也余見之人張孟浩贈涓子詩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蓋宋亡之後劉公竟不出仕也噫是與伯夷陶潛何異哉涓子私

印古篆三代人物四字自許良不為過張孟浩  
蓋亦同時合志者他如閩中之謝舉羽徽州之  
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自以中國遺人不屈夷  
狄者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厚其歎可驗矣

南華經一卷目

郭子玄

南華經序

司馬子長

莊子列傳

內篇

第一篇

逍遙遊

郭子玄南華經序

陳明卿批點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于玄冥之境，而

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司馬子長莊子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南華經卷一

內篇

宋林庸齋口義

劉涇溪點校

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

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晉子玄部象註  
輯諸名家評釋  
明王鳳洲評點  
附陳明卿註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

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

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

曲與生，說自不害。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其弘旨，皆可畧之。

楊用脩曰：逍遙遊盡性也。

篇法

鯢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益謂立人見小，如有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終之爭若知  
天地有如此  
界則自視其  
不啻太倉一  
耳鳥飛不一  
字便自奇特  
揚用脩曰國  
云魚禁鯤鮪  
以鯤為魚子  
子乃以至小  
至大便是滑  
之淵端  
何孟春曰齊  
如今山海經  
顯於此書未  
有莊子既撰

後又引此書  
自註此是其  
劇耳  
野馬日中氣  
亦如馳在塵  
之外者生物  
息相吹亦如  
非以野馬塵  
喻下句也生  
以息相吹語  
精雖植物之  
枝葉皆感也  
隨人觀物故  
有見  
衣以六月息  
馬之衣來五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齊諧者，志惟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樂然也。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野馬也。塵埃也。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

任半年野馬游  
絲也水氣也  
一玄六月非一  
任半年遊絲則  
遊絲矣豈水氣  
乎自相反矣

集游園曰前兩  
笑字與後一笑  
字雖不同畢竟  
是粧點其傲睨  
萬物之態

善論

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字○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榮。願有餘矣。故小雅○字○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大。雖殊。逍遙一也。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彌遠。

則聚糧爾多。故其翼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鵬也。對大

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

此道遙。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性。性各有

有極。皆如年知。豈歧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左。未有足

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

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

本論小知因及  
小年其筆墨自  
恣無復初意再  
舉鯤鵬與前面  
所以言鯤鵬者  
又不同矣非得  
其自得於文字  
之外不勝其纏  
繞也此段之意  
在冥靈而大椿

附之其所以為  
鵬者未之言  
之在此  
因八千五百說  
及彭祖偶然偶  
楊用脩曰在子  
長春乃異端之  
正道

此段本與前素  
不相似湯之問  
棘亦不謂此其  
寓言之素托之  
辭諧而不迂又  
托之湯謂如不  
信誠賢之某人  
重舉看也然本  
末不欲為變化  
固異故詞如  
此宜以小大結  
之

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道  
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  
能無待也。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  
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眾  
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  
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  
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  
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  
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

絕則悲去。悲去而性  
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湯之問棘亦云

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  
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雅字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善論

其自視也與其視下也語不待辯而笑隨之矣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為逍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為逍遙也如律說

空、亦未是直至都無所待而後為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為逍遙也鵬者遊之始也萬里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冷然者至人立是遊之外矣以形御氣則猶示離乎氣也乘天地之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歧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再出之。

微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而

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故有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

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竟。榮已而辱人。斯已矣。亦不能復

過。此。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雖然猶有

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

善也。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

以一時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

而周也。求之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行斯必有待

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

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

正者三乎萬物  
之初一氣之上  
無陰無陽無風  
雨無晦明惟天  
地與我並生而  
萬物惟我獨立  
矣而非以有形  
托於彼也至人  
無已且無矣  
何功何名之有  
奚誇園曰至人  
知道內冥諸心  
而泯絕無寄故  
曰無已神人尽  
道成遂萬物而  
妙用深藏故曰

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  
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  
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  
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  
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  
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  
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  
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  
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  
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  
况有待者。故曰。至人無已。無已。故順物。神人無  
之巨細乎。故曰。至人無已。順物而王矣。神人無  
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  
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  
一。故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堯讓天  
無功。聖人無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讓天

無功聖人忘道  
神化蕩之而了  
不可測也曰無  
名

此又因上功與  
石言之不特哉  
宋榮子之所笑

也  
陳明卿曰郭象  
註莊鄴道元注  
水經真天壤二  
寔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  
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  
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  
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  
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  
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  
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  
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  
南華經卷一



設客以見主  
語有味

陳明卿曰不使  
許由郭難居之  
名由知已矣凡  
過譽人者遠所  
以謫之也  
楊用脩曰斥鴳  
之槍榆數仞鷦  
鷯之巢林一枝  
非若九成未儀  
而音比於律九  
事一鳴而聲聞

於天也

邵康節曰庖人  
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  
之言君子思不  
出其位  
未說何言先說  
此起亦有雙

有為之域而不  
反者斯由之也  
而我猶代子  
吾將為名乎  
名者

實之賓也  
吾將為賓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

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  
何以言其然邪  
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  
是以無心

玄應唯感之從  
汎乎若不繫之舟  
東西之非已

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

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

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

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

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

之名而無任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  
歸休乎君予

無所用天下為  
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  
明天懷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庖人

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

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

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  
肩吾問於連叔

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

給其遊語其神  
猶儒者氣象  
可以想見

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懣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為傷肉。五穀所為。而特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

自得。雖澹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連叔曰。然瞽者無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不信。此知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接輿之所求。但知之聾。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礪萬物。以盲者。謂無此理。

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夫聖人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礪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正是。過接得意處。猶時女也。時是也。女與汝同。以為果汝乃不可通。

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

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

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

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

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

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

警策

形窮

無窮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中流遇風一壺  
千金言子有大  
報何不思之以  
為浮江之壺慮

樽不必為浮壺  
第欲以江湖空  
之慮滋也。蓬者  
局然不得以  
展其意，又安能  
道遠哉。  
忘機智息慮  
天性自舒，即與  
數語而足其書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適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

所言皆六合之  
外。起言大者故  
每以大者自比  
人亦以大者疑  
之首為惠子二  
難自執且自解  
以喻托喻此舉  
而彼自見未嘗  
拘一態一答其  
問至天下篇又  
為著其平生之  
言不忘詭非寓  
也。以其出於相  
机者痴人之見  
也。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  
夫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  
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  
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  
苦哉。

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  
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此篇雖名逍遙。而未及逍遙之趣。直發端  
耳。得其所以遊者。則此書無性非逍遙篇也。

舊見鄭解。以逍遙為大小各適其分。意亦是之。今見林解。  
又以為形骸胸中廣大之樂。近之而非也。此篇大意。專主至  
大。正不以二小。知為莊解。乃篇外意。林則知逍遙之  
名篇矣。不知莊子一部書。專說遊意。其所謂遊。非從觀宇  
宙之大而已。則其所謂樂者。亦非勝於鵬鳩。斥鷃與為人所羨  
而已。其必有所得也。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莊子著書之意。欲  
人知天遊之樂。終終非耳目間意。若以夢蝶喻之。又惡其小。且  
未離乎夢也。將求物外之大者。無如海與鵬。而海又不足以發  
動言之。其在之風。其第一義。使人知是寓言。且識所以遊者。則是  
書大略可觀。已非其自喻。有所得。即是篇之作。與征鳥何擇。看他總  
說幾句。便依稀恍惚。入於野馬塵埃。與生物之息。此豈為鵬翼  
作注脚耶。其視下也。謂天也。已與造物為人。而出與萬物之表。方  
是蒼蒼者之非色。方知人立是非。起滅生。死玄來。不過如此。心此  
日。豈為鵬視下也。物之與境。本難言者。或出於鵬。或出於人。以  
為非鵬身安得至此。以鵬也。於我何與。倘知至言之意。則在  
子用心之苦。有甚於子思引飛躍之喻。道者風在下。培風皆不類。

書傳語言與其人遠矣

南華經二卷目

第二篇

齊物論

南華經卷二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  
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

而彼我

均也

南郭子綦三句隱機而坐子綦已仰天而噓外者嗒焉者似喪其耦矣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顏成子游立侍乎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冢冥無情耳。夫任自然

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

南華經卷二

唐荆川曰通篇

論本無是非是

非皆人所作

羅勉道曰齊物

論風云形似泛

筆端寫出非化

之字手不能

揚用脩曰內篇

云文繁而美者

齊物論簡而美

者養生主

今之隱几西向

便是悟處下面

語難長然不為

吾喪我三字受  
用至寔表耦我  
因在也併我而  
喪之物論造何  
處起便是相競  
對頭了  
楊用脩曰地籟  
則衆竅是已其  
曰冷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  
風濟則衆竅為  
虛林肅之萬象  
唯風雜画在子  
地籟一既修歷  
出風掩捲而坐  
猶覺琴心之在

耳予觀周公之  
詩嘗發二字尤  
為簡妙又在子  
說風之祖也  
欲形實物論之  
無情漫天地間  
得其尤無根者  
曰風知風所從  
起其其所受則  
其不寐者齊矣  
韓非曰竿為五  
聲之長如曰唱  
子喁者衆竅如  
魚之喁喁也  
琴、一語便是  
有描模其下不

心而自得。吾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游  
所不能二也。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常見隱几者。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  
哉。故都忘外內。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  
然後超然俱得。籟。籟。籟。籟。籟。籟。籟。籟。籟。籟。  
籟。而未聞天籟。夫籟。籟。籟。籟。籟。籟。籟。籟。籟。籟。  
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  
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  
地之籟。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見矣。其名為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  
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

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而獨不聞之。琴琴乎。長  
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  
之。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圜。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此  
舉衆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  
之所似。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  
者。此畧舉衆。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  
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  
分。厲風濟則衆竅為虛。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  
南華經卷二



過山水二物幸其稟甚疎雜以七八者字而形與聲若不可勝數妙在于喝一語映帶前後皆活重出愈奇調、刁、又屋中之遠景形字之所不書也說了許多窾穴若無調、刁、則棟補之披靡亦有遺矣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吹使

實雖異其於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各得則同。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乎。獨非子游曰地籟則衆窾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便。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窾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

善論

字是閑慶小字而倒說了

此十六字便盡是非底蘊自大而觀小知小言何是道哉然非偏起於向、與、者知其

向、與、者知其待之亦無物矣此下極人情之哀憊上之字助語下兩之字證也

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大知閑閑小知間間。此蓋知大言炎天籟也。此蓋言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蓋寤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密者。此寐之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其發若機括之交。接。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其發若機括之異。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此蓋動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止之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消有如此

三之字皆虛字  
言其向者滿素  
之而為之不可  
使復為之也  
羅勉道曰肯字  
云莫不羨麗姚  
冶奇衣婦飾血  
氣態度句法與  
此同  
其歎也為減以  
言其老漁也血  
不滿不涸也但  
言涸則無先來  
勢端意此字義  
不可忽其發其  
歎本是一体獨

者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漁也其厭沒於欲老而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患輕禍陰結喜怒  
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此蓋性情樂出虛蒸  
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畧舉天籟之  
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頂上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  
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六字  
其所萌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  
然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非  
耳

履嘆之不足悲  
夫人必至於此  
此者造化也言  
非造物則我不  
能如此然造物  
之所為又因人  
身而後見故曰  
非我無所取如  
此說得未難若  
逸而可見矣然  
其所為見使於  
造物者人莫不  
知之故曰是亦  
近矣而不知其  
所為使  
此數語甚明本

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  
故自然者即我之主我我自然生  
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  
非相為使也故任皆自爾耳  
之而理自至矣萬情趣舍不同有若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  
萬情趣舍不同有若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  
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然  
也今夫行者信而不見其形以得行  
可行已信已可得行也  
之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九竅六藏賅雅  
而存焉付之自然而吾誰與為親直自汝皆說存耳  
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私也  
不能賅而存矣故不說而自存

不須解為他說  
此做造物遂費  
口類

受沒者為臣杖  
之者為君是時  
乎而用手一時  
乎而用足故曰

君臣、妾之相  
為用自不言而  
喻心以此解淺  
此

造物為真君故  
曰其有真君存  
焉  
真君者去之又

玄不知其所謂  
則歸之造物造  
物安能為吾心  
內物也  
相以者相成賊  
也  
此樣語痛至讀  
自有省本不須  
看一字林解每  
欲求異只添造  
物在不止上便  
解不去不止只  
是不死耳世典  
忙同孟子世  
然歸是也但作  
忙豈不痛快須

不為而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

自生也其分上下相冒而

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

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

人之所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夫臣妾但各當

為哉其分耳未為不

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其遞相為

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

居下豈有遞哉雖無其有真君存焉爾則非偽

錯於當而必自當也其有真君存焉

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

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

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

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一受其成形不忘以

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與

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

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

而行莫能自反此比眾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

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止

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

而後已故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

者無時可見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

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人

要解作世味卒  
無所發明兩不  
相入

也。然無是識  
也。天理未嘗不  
明。人欲欲也。

存心至於此  
莊子又不說仁  
義何必天理

范無隱曰未成  
心則其性渾融  
太虛同量成心  
則已離乎性有  
義有惡矣人處  
在閒應酬之際

有不免乎成心  
即當師而求之  
於未成之前則  
善惡不萌是非  
無朕何所不齊  
也

知代古賢者之  
稱  
以知代為賢者  
猶以成代為臣  
石

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

未嘗以此為哀則凡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

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

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

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

知則未有不同者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故天下莫不芒也。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

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

而舍其所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謂長者也。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

能無故至。是以無有為有。雖有神禹

人兩順之。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

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夫言非吹也。言者

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有言。各有所說。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而彼以為是

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果有言邪。以為

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南華經卷二

邪然未足。其未嘗有言邪。以為無言邪。則其以

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據此已有言。

為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轂音其致一也。有

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道惡乎。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

真偽是非之。道惡乎。往而不存。皆言惡乎存而

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

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故有儒

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

下皆儒墨也。故百家竝起。各。欲是其所非而非

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夫有是非者。儒墨之所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是也。無是非者。儒墨之

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莫若

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矣。非非則無非。是則無是。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

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自彼則不見自

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彼則不見自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

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

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

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

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

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

無不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

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

也。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

天然。而無是亦彼也。我亦為彼。彼亦是也。彼亦自

所奪。故也。彼亦是也。彼亦是也。以為是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彼

非。於體中也。一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彼有相對。而

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樞始得

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今以是非為

其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

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是亦一。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

唯涉空得中者。曠然。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

無懷乘之以遊也。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

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

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

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

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

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

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

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

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

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

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可乎。可。即謂之可。不。

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可乎。可。即謂之可。不。

可乎。不可。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無不。物謂。

之。而然。無不。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南華經卷二

九

達楹大小厲施  
美惡誰不知其  
不同誰然自任  
謂之恆請請怪  
自不汲汲求其  
理

集漪園曰達與  
楹反厲與西施  
反分與成反成  
與毀反盡之恆  
從僞怪皆通而  
一之非洞然曉

徹真乎至理者不能此在生之所謂達也他語言皆有斟酌出入類此磨如木石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成矣譬如用藥以之咀之合也合而和之可以成劑有筋有角而後成焉則成而筋角則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

道通為一也。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成。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彼或謂之毀。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知通為一。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因是已。達者因得也。盡於自得也。因是已。而不知其所。以因而自因耳。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故謂之道也。

段今成。段何可勝舉此是末在

齊多寡

善論

准事

此一既固是自天地之物說來

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

念未起是未始

有物此念既起

南華經卷二

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於一。豈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是以聖矣。亦同衆狙之。或因所好。而自是也。莫之偏任。故付是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之自均。而止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便是有物因此  
念而有物有我  
便是有封因物  
我而有好惡  
念便是有是非  
未嘗思一念  
未起之時但見  
胸次膠擾便是  
道虧而愛成及  
此念一過依然  
無事便見得何  
嘗有成有虧若  
能如此俸認皆  
是切身受用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雖未能忘彼此猶能

忘彼此之是非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無是非乃全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

釋私玄同彼我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

乎哉。

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

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

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

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

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幾盡也夫

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皆其

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唯其好之

也。以異於彼。

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

其好之也。欲

以明之。

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

堅白之昧終。

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而其

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

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

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

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

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

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雅字。

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夫聖人無

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愜懣怵。則

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

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

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

從之。寄之自用。則用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

雖萬殊。歷然自明。

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

與彼無以異矣。

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

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

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

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

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

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

雖然。請嘗言之。

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至理無言。言則與

有始也者。

有始則

有未始有

類。故試寄言之。

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佛說無法無覺。展轉掃空。皆出於此。但此處却。是文句創是非。寔義也。不過謂其初本無一字。

安得是非自以  
為是未必是便  
如有無推到無  
處皆無心失了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

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是非具也

有無也者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

也者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無也者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

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今我則已

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有謂矣謂無是非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

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

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

對則大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

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

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

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

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大山為小

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

無大無壽無天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  
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  
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  
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既已為一  
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  
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既已

箕滿園曰無適  
焉因是已言自  
無適有者識風  
救浪展轉不窮  
為是為非竟無  
了歇無適者自

有適無者也適  
無則無是非而  
因人之是非以  
為是非故曰因  
是已  
楊用脩曰莊子  
道未始有封為  
是而有吟也鄙  
注言道無封故  
萬物得恣其分  
域妙得莊皆  
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最是  
打乖在莊子則  
心於其所不知  
省事又快活也

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  
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夫以

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

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

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

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

言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無適焉。因是已。各止

三。况尋其末數。其可窮乎。言未始有常。於其

所能。乃夫道未始有封。冥然無言未始有常。彼

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封。不在也。言未始有常。此

言之。故是為是而有吟也。道無封。故萬物請言

其吟。有左有右。各異有倫有義。物物有理。有分

有辯。群分而有競有爭。並逐日競。此之謂八德。

畧而判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

有此八德。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

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

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六合之內。

也。故不論其外。而八吟同於自得也。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

人論而不議。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故分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皆與我這立者論其理不議者不議其事也至春秋則這是說是非矣更有何避律然聖人亦何曾與人辯橫未嘗有言由得自得地位在懷者必少者懷之懷也溫存他無悖爭也

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別而

欲由已以分別之者。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

無懷。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也。不見彼之自辯。故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大

辯不言。已自大仁不仁。無愛而大廉不嗛。夫至

昭而不道。此俱失矣。彼言辯而不及。不能及仁

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廉清而不信。激然廉清

非真。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五者固

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

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

彌失。故齊物而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而不知其所

由來。至理之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故昔

莫游園曰。吾不知之為至。不知之而不知之。為尤至。所謂不言之言。不道之道。是也。此則有即無色。即空。豈非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之天府。

乎孫光即知而不知之謂我伐是非之大者也日並士而蓬艾之間有皆日者焉所謂不齊也存之蓬艾之間可以為齊也

此一段淺淺入深淺是非及好惡淺好惡說利害淺利害入生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

然其故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

自怪之問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

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

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況德

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

艾之願而伐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

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齧缺問乎王倪曰子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

而彼我莫能相正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無不知乃曠雖然嘗試言

之以其不知故未敢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

知非於轉丸而笑蝓蟻者復為不知矣夫蝓蟻之

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且吾嘗

林疑獨曰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以無為是者見無而已初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為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殺亂

孰淫而正之不知其辨乃所以辨也

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故試問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鱖

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

知正處。此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

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

之無。猿獼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

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畧舉四者。以

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

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未

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而無

順。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

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

故蕩然無壘。介於胸中也。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

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

不盡求無求也  
不緣道忘道也  
遊乎塵垢之外  
不着迹也  
無謂有謂有謂  
也中間遊處也  
孟浪之言造次  
疎率也造次疎  
率乃道也  
楊用脩曰莊子  
孟浪之言言本  
作益字以正以  
此書莫益與益

舉二字不可混  
為一也

萬物而不窮也。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體故而况利害

之端乎。况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

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

之。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不喜求。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

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

皆塵垢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

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雅字

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

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

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

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

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鵠子

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

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  
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予嘗為女  
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女以妄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  
為大早計也。故旁日月。挾宇宙。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  
亦妄聽之何。故旁日月。挾宇宙。旁日月之喻也。



陳碧虛曰參萬物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為混成也至人以生死為大夢起生死為大覺衆人以魂交為夢形開為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也

以萬物為一體。為其脂合。置其滑湑。以隸相尊。挾宇宙之譬也。故尊卑生焉。而滑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脂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衆人役役。非之境也。聖人脂然。無波際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不雜。直往之貌。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糶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萬物盡然。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然。而以是相蘊。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

達人發此覺。之至言以弔起。死之詭異夫死。生之係離無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生一。遇大聖釋此。生之傳者是猶。旦暮之遇也。索素精到。謂死為歸常語。他皆得別齊物。者森死生至矣。誦其言真足以。笑傲玄來向也。滑稽之權。

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予惡乎知說生之非。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予惡乎知惡。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麗。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予。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蘄。求也。夢飲。

南華經卷二

君乎牧乎即夢  
為人君為人僕  
者謂舉立業夢  
心切然有擇  
於此陋哉

轉折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寤寐之  
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  
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  
也。則何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  
係哉。何適。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  
死而自適。其志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中占其夢。則無  
以異於。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  
寤者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  
夫患慮在懷。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  
者。皆未寤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  
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  
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

欣然信一家之偏。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

見可謂固陋矣。非大。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

覺也。竊竊然自。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

以爲覺哉。詭而不識其懸解。蔣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

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言能蛻然無係。而玄。既

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同死生者。至希也。

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

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

也邪。若而皆。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

起得也好

與段意分明可  
不必辭妙在而

待波也耶五字  
彼字本無所指  
猶言將波待何  
人耶但此即  
死語在此則為  
各語有悟入耳  
林以波為造物  
却淺：甚矣我  
與若無人皆不  
相知及其相知  
又只在我與若  
之間耳而猶待  
波也耶不言之  
妙不波不此非  
在子不能言非  
識者不能與此

言也

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  
黜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  
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使同乎若者正之。  
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未足信也。使異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  
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  
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

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  
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  
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  
也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何謂  
雅○字○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  
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  
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雅○字○化聲之相待。若其  
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夫化聲之相待。和之  
不相待。是非之辯。為化聲之相待。和之  
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南華經卷二

三五

陸長庚曰禪者曾向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楊用脩曰王遠詩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柔置如天外平坐似夢中蓋亦此

區兩影邊之淡薄者情化而附翼猶存也影已無形之物區兩又非影之比也寓又寓者也意奇又奇事又奇特有所待甚精相待之無窮而寔者皆無所待則俱空矣蛇蚺蟬翼影喻區兩也微乎微者也吾更波汝

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  
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  
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  
故而責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待而尋其所  
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吾待蛇蚺蜩翼邪若

蛇蚺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惡識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

夢覺齊人物齊  
小大齊是非齊  
生死齊存亡是  
矣齊又齊也他  
人於此及在齊  
上收結他如冷  
轉一語翻盡道  
爾許多話柄曰  
周與胡蝶必有  
分矣不知者以  
為尚生分別知  
者以為人牛俱  
失之也也言  
似反

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  
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  
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  
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  
所尚。已存乎胸中。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  
何夷之得有哉。

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方其

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

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

觀之。知夫在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言故稱

而哀死者誤也。非夢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

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

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

在注周則以夜  
未之為胡蝶夢  
也恐胡蝶在波  
又以商今者之  
夢為夢胡曰不  
知周之夢為胡  
蝶與胡蝶之夢  
為周與這個夢  
覺須有個分別  
處曰周與胡  
蝶則必有分矣  
此一句似結不  
待却不敢破心  
要人於此參究

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  
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周與胡蝶

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

無分。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掉。而今不遂存。故

也。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

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

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

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余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有齊得他物論。自有齊

看。得齊則心平。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相戰。因時爭。問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即

有是非。沒光齊。事業。六種。謀論。戰爭。與。廢。生。去。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物。切

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如。齊。為。上。  
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誤。思。曲。說。但。通。大。素。自。是。開。收。無。限。  
齊物論其。滋。素。正。欲。以。不。齊。之。水。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者。以。其。齊。也。





